

大月流火

秋田雨有頭



蒲周著

大日流火

秋田雨春題



著者剪影



—新波剪—



長篇故事詩

六月流火

848
528-5

.....1.....

目次

六月流火(前奏).....	一
稻浪.....	五
往昔的春色春光.....	九
測量.....	一三
鄉長.....	二〇
報告.....	二五
恐慌.....	二九
商量.....	三一
佈告・交涉與絕望.....	三四
哦！墳墓！田土！.....	三八
祖墓讚歌.....	四〇
土地讚歌.....	四七



3 0526 7104 1

807353

要拿起我們的傢伙.....	五四
六月流火.....	六八
警告.....	六九
動員了.....	七一
來了吧，來了！.....	七八
騷動.....	九〇
怒潮.....	一〇一
潛逃.....	一〇四
入晚時分.....	一〇九
夜.....	一二〇
晨.....	一二四
六月流火（尾聲）.....	

.....1.....

一 六月流火

——前奏——

六月流火——

火在天空，

火在地上：

看吧，

太陽煎乾了雲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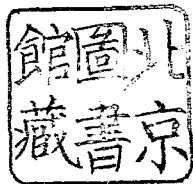
高空只剩下了青蒼！

水牛整天避暑在池心，

黃牛貪睡地在陰涼。

豬羶用濕泥塗上了皮，

狗伸出了長舌歎着氣。



那田園，

那菜地畝：

稻葉露出了痼疾，

豆藤沒神地頹萎；

菜壇上絲瓜焦黃了一半，

茄子像是年輕，

老嫗却早就匿藏在心裡。

也許你不會相信吧，

那小孩子們，

六月的火燃燒了全體；

紅色的小點，

黃色的膿瘡，

滿佈在四肢各部，

破裂在髮間，

也破裂在額角上。

人身就是不息的汗泉呀，
鄉村的勞力者們，

滾滾的汗珠

顆顆的溜進了泥土！

那泥土，飽儲起一切火熱，

這火熱，你想像得到那些

「地心的火」的力量，

你可以擔心起那可怕的爆裂，

那萬物的意外的衝天飛揚！

——可不是麼？

聽吧，請聽！

池沼裡滾騰起白的熱泡，

那唧唧的聲音

可不是白熱的沸騰？

.....

六月流火——
火在天空，
火在地上；
火也燃燒
在人們的胸膛呵！

二 稻 浪

太陽掙出了農人的血汗，
太陽也煎出了稻尖的青黃。

太陽呵，

你是農人的磨難者，

你又是農人生命的靈光！

六月的風捲起了稻浪，

稻浪，一段一段的

在山麓消亡；

像海波盪漾中逗出金光，

呵，金光，農人生命的靈光！

貧窮好比似磨坊裡的水車吧！

而勞苦就是動力；

是勞苦日夜在沖打，

飛轉着，飛轉着，

貧窮跟着農人日到夜！

不，不對吧！

貧窮那裡是磨坊裡的水車？——

貧窮幾曾停止過呢？

而磨坊早就要乾盡了，

人們那再有穀物去供碾打！

早稻呵，

飢餓裡

人們燃起了新的希冀。

人們在掙扎，
人們總想把這些苦惱拋棄：

（那是濃毒的蜂螫，
它深刺進農人的心）
田畝捐，煙竈費，……
柴草變不出錢，

啊！一針一針地蝨入骨骼裡！

.....7.....

是的呀，今春的旱災
農民永遠不忘：
是人工跟踏水車的合作，
救起了兩根黃秧，
如今可收割到四成模樣。

誰能抑阻農民們

在渺小的希望裡

建立起虔誠的願望呢？

他們要禱告天地神明：

六月天光喲，莫下水霜！

看喲，農人們的哀樂伴隨着太陽，

從早晨直到薄暮的昏黃：

掃過田野的是六月的風呀，

那稻浪，

唇唇的儘在山麓消亡，消亡！

三 往昔的春色春光

今日的酷熱，

往昔的春色春光；

我歌唱太陽的永恆，

一顆血心永在人間輝煌！

它照耀着今日的我們，

它也照耀過我們昔日的祖上；

自從最後的瘞塊封了祖宗的喉嚨，

虫蛆蝕盡了皮肉，泥塑作了永遠的寄宿，

在那冷清清的墓頭，

它也溫暖地把他們薰沐。

今日的酷熱，

往昔的春色春光；

我歌唱太陽的永恆，

一顆明珠永在人間紅亮；

它看顧着今日的溪流，

它也看顧着那從昔少有變化的草場；

自從墓頭第一次接受了溫暖的熱吻，

子孫的長衣在墳前開始了吹拂，

長長的歲月裡，它也看顧着

子孫的子孫們的骸骨又復進入了幽窟。

今日的酷熱，

往昔的春色春光；

我歌唱太陽的永恆，

它最熟悉這些剛要廢止的勾當；

（質問貧窮去吧，為什麼會玩弛？

「質問青年學生去吧，爲什麼要廢止？」

清明時分，或是中秋前後，

人的喧囂驚動了塚內的枯骨，

吹打手的樂音飄飄的在墓頭，

墓碑的前面縷縷香煙冲天繚繞；

誰要計算燭火的歡笑，

看看碗裡的紅酒便可知曉；

看盆正像大公司裡的貨色，

高高的一行又一行，

左右還分擺着全豬和全羊，

背上蒸出了油亮。

銚響聲中禮生執事揭開了幕：

穿長衣的父老做了獻禮的主角；

不憚麻煩的出演，個別的分獻；

嚴肅一致的沉默，全體的跪落；
靜穆裡來一串鞭炮的拍拍，
財寶的紛飛中這才宣布了閉幕。

（看盆是擺場面的祭品——筆者）

開飯前不妨在草場上
惹起一番爭吵，

面着祖宗的幽靈

表白了自己的胸懷，

夜夢中也了却了一件心焦。

等候着聚餐時間的臨到，

用酒肉征服待久了的餓；

老的務必帶着醉態踏上歸途，

後生夥子却不妨由此山又向他山越過，

偏僻處儘情地唱個解悶開懷的歌。

四 測 量

1

是遭狡獪跳入了魚塘的池魚吧？
又像是被狐狸嚇怕了的雞群！

面對着面，

也面着凹口的小土敦；

驚慌

潛入了胸門！

.....18.....

是山羊望見了凶狼吧？

又像是殘敗的部隊發現了伏軍！

眼睨着眼，

又窺着凹口的小土敦；

驚慌

潛入了胸門！

2

幹什麼的，幹什麼的？

你，你背槍的兩名士兵！

可怕呀，那刺刀上的光的閃明！

幹什麼的，幹什麼的？

你，你三個穿長衫的紳士先生！

可惜呀，白長衫上會飄出汗腥！

看！那兩個小後生

牽起了長長的線，

眼睛對準三腳架，

也矚望着遠遠的田面！

——這難道是還不曉得農人的耕田？

——這難道是新法子的丈田？

啊！——不行！

幹嗎他們要在那裡插起小綠旗？

不行喲，不行！

後面跟着兩名兵

總沒有好事情！

奧呀！你看，那紳士，

他的手在亂指；

——他是在指揮麼？

三脚架換了一個地址
又換了一個地址；

不得了啦，

三角小綠旗逐漸多了！

看！山凹脚擡起，

一面一面的

漸漸地

已插進了田段裡！

3

誰能再站立在屋前屋後呢？

——驚慌塞滿了胸臆：

這是我們祖傳的田土，

流過血，

流過汗，

靠它！

：我們一代一代的
把時日挨度！

誰有心事再站在屋前屋後呢？

：恐怖早就塗上了面部：

那綠旗下面的墳墓，

是開基祖公，

是開基祖婆，

靠它

保祐了

我們老老幼幼！

.....18.....

哦！

4

墳墓！

田土！

農民的生命線喲！

爲它

農人們

寧可虛擲着頭顱！

哦！

墳墓！

田土！

農民的生命線喲！

算不清的歲月中，

農人們業已

.....19:.....

建立了他們的愛護！

五 鄉 長

1

——「找鄉長去」！

一個暗合的心靈無線電，
通過了每個農人的心田；
於是，大家
擁到了鄉長的大屋裡面。

.....20.....

奧！奧！.....：

那凹口一帶是我們的命脈，

誰也不能私自主張！

誰能少去兩坵田？

誰能丟棄自己的祖上？

——半是質問，半是命令：
鄉長，鄉長嚇得跳下了煙床！

2

鄉長——

紅白好事裡揩點油水費，

田畝捐、乳豬捐裡抽個百分幾。

吞下了鄉民的

多少冷言和冷語，

忍受着，

忍受着，

等候着借題發揮的機會！

鄉長！鄉長！

我們的鄉長——

.....22.....

是個老煙槍！

鄉長——

不管鄉民的飽和飢，
也管不了人們的生或死。

今天上門，

明天上門，

爲着，

爲着

那一角錢的月捐費！

鄉長！鄉長！

我們的鄉長

是個老煙槍！

鄉長呵，

鄉長今天可要

顯顯他的威風了——

他斜眼瞟着年青人的臉孔，

隱恨早溜出了眼瞳；

那煙聲啲，

繼續地冲出口中：

『哼！一點事就要大驚小怪嗎？

慌什麼？慌什麼？……

等着，等着

讓我前去問問吧！』

於是，大家噤住了嘴；

戴上了陳舊的水晶眼鏡，
鄉長慢慢的出去了！——

（撇下了百隻眼睛，
落在他的身後！）

六 報 告

『這裡要……要……要趕築……公路，
前方……要……打仗！』

大營……來有……來有命令，

青禾……青禾要……要……要割光！

……『

冰冷的雪水淋落在頭上，

顫慄傳出了他們的恐慌。

——快脚三是聽錯了吧？

但是，

這快脚三的斷續的報告，

每一個單字都在農人的胸頭膨脹！

『鄉長！.....』

『鄉長！.....』

『真的築公路？——』

『築來打仗？.....』

『這是來要我們的命呀，

鄉長！.....』

『.....』

『.....』

每個人都有個疑問鬱在心裡，

每一個都爭着吐個快暢！

——快脚三是聽錯了吧？

仲裁權交付給鄉長；

鄉長喲，鄉長

還在百步外這邊就充滿了喧嚷！

「鄉長！鄉長！.....」

鄉長又沒有翼，
有翼也難飛呀！

——他們說是.....

奉軍長的命令，

前方軍事緊急，

半個月內就要修成這裡的公路；

遲一點就算犯了法，.....

犯了法的就要：槍斃。

.....被插了綠旗的.....，

說是從明天起

三天內就要割禾，

延遲一天他們自己

就帶人來做！

——可恨的是那鎮霸陳生仁，

奧！……那賊古！那老不死！

他帶他們來測量，

遠遠的避開了他陳姓的墓地，

繞個圈子就到了田段裡。

——可恨！……可恨！……

那小綠旗是插在

開基祖墳的龍脈上呀，

唉！……一穴好風水，

如今，也難指望！

『……………』

鄉長在喘急中又復加上了歎氣，

噩耗一句一句印入農人的心底！

——快脚三並沒有錯呀！

老老幼幼一齊傾着耳，

證據深嵌在心尖裡！……

七 恐 慌

王阿二比任誰都更著了慌，

（他的兒子來了報告，

旗子插在僅有的兩畝田上。）

他慌忙地拉着兩個父老，

走上前，面對着鄉長——

是哀求代替了反抗。

他說：『與——與——

鄉長！.....

替我向官長說，

我就只有兩畝田——

請他.....饒讓！.....』

別的也跑到鄉長前，

眼淚出了眶：

『鄉長……鄉長……』

我家沒有田地

你是知道的呀！

就只這麼一坵秧地，

鄉長！……

我們會餓死！……』

哦！如果說是憑空降下了大刀，
這刀尖呀，却正是

對準了農民的胸膛呀！

眼淚，悲哀，顫慄，恐怖，

多位一體的怪物呀！

今天更加抽緊在農民的身上！

八 商 量

.....31.....

老五叔發了一些菩薩心，
這個面前「不要慌」，

那個面前「大家會商量」，

可惜呀，到頭還是空的言語，

農民們耳朵裡只有震盪的空氣。

——光是口裡嚷着有什麼用呢？

抗議吧！父老們！

是呀，公路決不能修築在祖墳上嚟！

是呀，公路決不能修築在田段裡嚟！

發火吧！青年們！

你說你們寧可不需要公路罷！

你罵他們是賊古罷！

你說你們的田要你們自己作主罷！

——但是，

啊啊！你們的主意在那裡呢？

找某親戚的某官長去講情吧！

打電請某某同宗的師長設法吧！

向局長，官長們多進貢一點金錢吧！

要求他們改尋別的路線吧！

——對呵！對呵！

誰敢說你們是蠢如牛豬呢？

可是，可是！農民們，

錢呢？錢呢？——

你們，你們都過於貧窮呀！

可憐，可憐呵！

到頭這就算是應急的辦法了吧：

（王祥四想了好主意呀！）

請鄉長去見見局長，

跟局長去懇求官長：

請求官長慈心的寬讓呀！

請求官長起碼要把時日延長呀！

.....

其他呵，其他的慢慢的計議吧，

其他的喇，慢慢的商量！

九 佈告交涉與絕望

攘外必先安內，
安內首在剿匪。
剿匪宜築公路，
尅日動工毋違！
限爾三日割禾，
家家派工協理。
曉諭你輩百姓，
切切勿誤軍機！

.....

堂皇的軍長的命令，
第二天，就張貼在鄉村上：
打破了農人們一向的慣例，

目不識丁的也站上前去觀望，
小學教師充當了臨時的顧問，
整天一句一句的向他們翻唱。

『本官長只知道上頭的命令，

千萬不能展期！

——不能！不能！

路線也絲毫不能動移！』

可怕呀，

那旅團長的威風！

可恨呀，

那農村的貧窮！

——貧窮那能使出神通？

誰有萬金去向那官長進貢？

王阿二第一個暈了腦袋了！

細仁·細三驚駭着，

好像是中了急性的熱瘋！

老年人在搖頭，在歎氣！

年青的一團一團在聚議：

田園中，

廣場裡，

充滿了婦人們的謾罵：

罵天，罵地！

罵紳士陳生仁的狼心狗肺，

罵他一定又在大營裡做了鬼；

還罵出了那悲苦的生活，

那她們自己的生活的慘悽。

罵得草場上的黃牛

帶住了尾，

.....37.....

搖搖頭，
豎起了兩隻耳！

十
哦！墳墓！田土！

哦！

墳墓！

田土！

農民的生命線啊！

算不清的歲月中，

農人們自身

怎樣建立了頑強的愛護？

.....38 ...

哦！

墳墓！

田土！

農民的生命線啊！

.....39.....

爲它
農人們
擲去了多少頭顱？

十一 祖墓讚歌

——大眾合唱詩！

（老人群合唱，中年人亦有參加，但聲調不十分洪亮）
誰能沒有祖宗？

誰能沒有上代？

我們的上代開基這村鄉，

祖宗的偉績我們代代不相忘！

（甲乙兩老人）

相傳當初這裡猶是萬姓鄉，

我們的公太有明師（地理先生之明者——筆者）。

我們的風水比人強。

別人搬的搬，徙的徙，

今日萬家已絕亡。

〔老人群合唱〕

幸得我們有明師，

我們的風水比人強，

今日呀，我們王家姓氏香！

〔兩老人〕

看那遠遠的高岡：

龍勢滔滔，

活龍躍跳！

田段中的祖墓

確是葬在生龍口。

說是當初祖墳初安葬，

三日三夜鷄不啼，狗不叫：

別家先知難再住，

先先後後移走了。

〔甲乙兩老人〕

龍勢滔滔，
活龍躍跳！

（老人群合唱）

我們的祖墳初安葬，
三日三夜鷄不啼，狗不叫！

（丁老人）

看看別的壞村莊，
莫說沒有出過什麼小知縣，
秀才·貢·監也不揚。

我們這裡出過兩個府知事，
文武官員數難詳。

××公是中武解，

××公太差一點就做了狀元郎！

（老人群合唱）

過去，我們這裡是個好村莊，

文武官員數難詳。

當日誰不曉得王家姓？

誰不曉得王家莊？

〔甲老人〕

聽說他鄉有明師，

用計來破祖墳堂。

幸得祖宗有照應，

我們的上代發覺了，

錢拳把他錘出了這村莊！

〔乙老人〕

聽說他鄉有明師，

用計來破祖墳堂。

對面高峰起高塔，

塔峰一起這裡就損小兒郎。

當日曾捲起了大風浪，

.....44.....

拳頭傢伙拚了好幾場；
虧得××公太還在世，
請得知事來相幫，
限制了對方不能起尖頂，
築塔永遠不能過兩丈。

（戊己兩老人）

可是，今日的村莊
已沒有往日一樣！

（老人群合唱）

是惡魔，是毒鬼！
他們陷害了我們的村鄉。

（戊老人，聲調悲而弱）

然而……然而……
他鄉也沒有比我們強！

（己老人）

想來都是劫數，

祖宗，菩薩也都弱了力量！

（數位青年學生的尖銳的嘲弄聲：）

劫數，劫數，劫數！

骨頭末也挖出來見天

那自然也是劫數哪……

（甲）但是，但是，

人人總得有祖上！

（乙）那個沒有上代的墓堂？

（丙丁兩老人）

還有一穴好墳堂，

別家總還是眼睛發火光。

沒有破壞心不願，

夜夜睡眠總是不安康！

（甲乙兩老人）

誰允許你破壞呀！

（老人群合唱，中年人亦有參加，聲調較前嘹亮）

誰允許你們破壞呀！

我們的上代

一心一力開發這村鄉，

祖宗的偉績，

祖宗的骨骸，

我們代代不相忘！

誰沒有祖上？

誰沒有上代的墓堂？

十二 土地讚歌

——大衆合唱詩2

(老人，中年，青年合唱)

誰給我們以白米？

誰給我們以破衣？

誰會管過我們的病和痛？

誰會顧慮到我們的生或死？

溪水淙淙晝夜地奔流，

流呵，流呵，流呵流！

努力耕種着土地，

土地上結出了粒粒珍珠！

土地喲，

只有你，你

是我們的救主！

（中年人同唱）

我們出過糧，

我們納過捐；

從我們的上代到如今，

鎖鏈枷住我們一年又一年！

我們不識字，

我們不知道換了什麼新時代；

我們只曉得連打年仗的厲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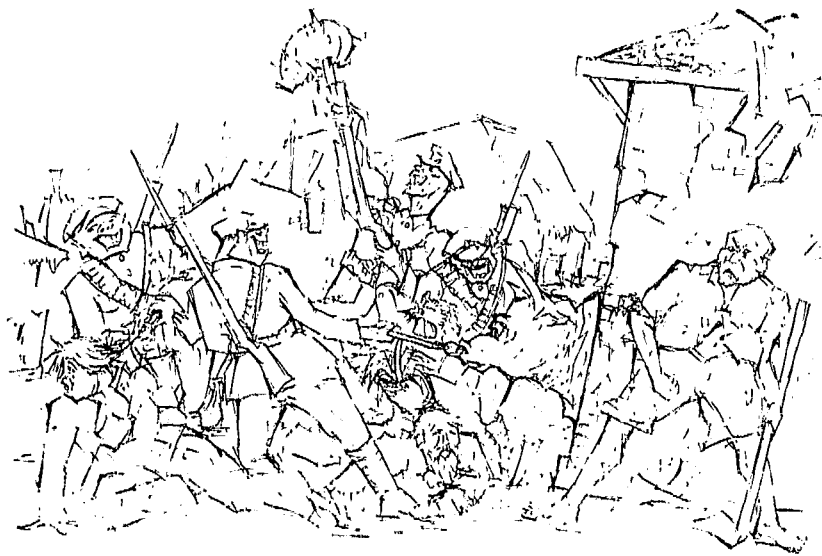
砲火燬壞了房屋，

桁梁瓦桷化了灰。

搶掠，奸殺，

牲口牽去發洋財。

飢餓就好似



潛在肚腹的毒蛇，
晝晝夜夜
不斷地向深心襲來！

（大家合唱）

飢餓的毒蛇潛在肚腹，
晝晝夜夜，
不斷地向深心襲來！

（青年人同唱）

我們耕種，
我們流盡血汗；
從我們的上代到如今，
一代一代
幹呵，幹呵，幹呵幹！

我們識不了多少字，
我們不知道換了什麼新時代；
我們只曉得這是怪年辰，
不是旱災便是水害：

童山上，岩石裡
迸出了洪流，
扛走了橋梁，
冲壞了田野，
掃盡了穀物，
打盡了牲畜。
換一個年辰
又是春天的旱：
溪流裡只剩下飲水，
田埂的裂痕一寸多寬；
用眼淚求菩薩的歡喜，

直冲天空的煙囪中，
飄盪着我們生命的辛酸！
曾有誰能擺脫那飢餓呢？

那飢餓呀！

揮起了長鞭，

晝晝夜夜

敲打着我們的心田！

（大家合唱）

從我們的上代到如今，

一代一代

幹呵，幹呵，幹呵幹！

（青年停，中年，老年們續唱）

曾有誰能擺脫那飢餓的厄難？

那飢餓呀！

揮起了鋼鞭，

晝晝夜夜

敲打着我們的心田！

（老幼大細男女同唱）

誰給我們以白米？

誰給我們以破衣？

誰會管過我們的病和痛？

誰會顧慮到我們的生或死？

從我們的上代到如今，

土地哟，一代一代

我們耕種着你！

我們無時會離開你的懷抱，

我們長大在你的胸懷裡！

我們同着你肥瘦：

我們共着你的災難流淚，
我們共着你的幸福歡喜！

——奧！……奧！……

土地！土地！

我們長年的

看守着你！

十三 要拿起我們的傢火

——大衆合唱詩3

(沸騰聲)

——我們愛護土地！

——我們愛護土地！

——我們愛護土地！

——我們不能白白餓死！

——我們不能白白餓死！

——我們要活！

我們要命！

要活！要命！

要活！要命！

.....

(青年王挺三)

我們曉得劣紳們在做鬼，

我們曉得花邊勝過了正義，（花邊即銀元）

我們曉得槍桿戳破了弱者的公理；

我們再也用不着去大營求跪，

求跪顯然是不值兩文錢，

口乾舌燥的顫聲中，

到頭只推出了我們自己的淚！

（青年老七）

哼！……求跪！求跪！

（祥四叔們回來說）

簡直是去受氣！

守門的學會了裝腔作調，

值日官也熟慣了狐假虎威。

官長出來時是一頓熱罵，

什麼公路，公路，

什麼福利，福利，

（公什麼？福什麼？

還不是新的方法剷去了舊的地皮！）

一串的「糊塗」，「亂黨」，「共匪」……

——抓出去槍斃！

——抓出去槍斃！

嚇得大家面面相覷。

（沸騰聲）

——我們愛護土地！

——我們愛護土地！

——我們愛護土地！

——我們不能白白餓死！

——我們不能白白餓死！

——我們要活！！

——我們要命！！

要活！要命！
要活！要命！

——我們不向大營求跪！
——我們不向大營求跪！
.....

(匪三)

我們熟悉油鹽柴米，
我們懂得田園菜地，
但是，匪，匪匪匪，
匪是什麼？

你們不是匪時

匪可不就是我們窮苦兄弟？

(青年細二)

匪，匪，

你們不來我們平平靜靜，

(擬三)

如今，我們可不是大跳鷄飛？

兄弟，他鄉可不是已經有例
爲着同樣的剿匪公路，

我們的鄉隣供奉了田地，
賣盡了死力

擔黃泥，鋤地皮，

一天到晚吞聲又忍氣。

到頭，那監工的還是嫌七又怒八，

不管太陽火般烈，

也不管大家的死或活，

輕意背上便被鞭起了長長的浪，

輕意大腿，脚跟便被槍頭椿出了血；

直到憤怒逼得大家迸出了裂火，

一擁上前地奪下了槍，

四五個丘八

兩條腿被打了個半折；

後來還開去了兩三十個士兵，

在那裡呼呼喝喝；

幸得有人到遠鄉去通了風，

來了一批人馬，

當場斬殺了逆嗣，

其他的丘八招了降，

兩三十名沒有一個會漏網。

……從此，那一鄉

大家幹得轟轟烈烈，

從此，官軍的足跡永遠絕滅！

（青年兩三）

得呀，得呀，得呀得！

那些烏龜王八總得殺！

(聲：) 殺！殺！殺！

我們要活！

我們要活！

.....

(聲：)

兄弟，我自身可不就是證據：

活了廿幾年，

那一年不是浸在苦海裡？

耕了三擔穀田，

不再做些手藝那來三頓的米？

可是，如今，

米價貴了，工作停了，

田坵又說是要築公路了，

.....

難道我一家五口就這樣地白白餓死？

〔聲：〕 我們不能白白餓死！

我們不能白白餓死！

我一家會餓死，

難道老天就會爲大家掉下穀穗？

〔聲：〕 我們要活！

我們要活！

要活！要命！

要活！要命！

可不是大家都只是一條命——

遲也死，早也死！

我們還要什麼大道理！

〔聲：〕 我們不向大營求跪

我們不向大營求跪！

想來想去，兄弟，

我們還是要拿起我們的武器，

我們得阻止他們前來割禾，
我們要用武裝來解決一切難題。

〔炳三〕

不錯！不錯！

〔老七，細二〕

——贊成！贊成！

——不錯！不錯！

〔青年大眾〕

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

看看那一個敢來收割青禾！——

好呵，好呵，好呵好！

我們要拿起我們的傢伙（武器——筆者）！

（沸騰聲）

——我們愛護土地！

——我們愛護土地！

——我們愛護土地！

——我們不能白白餓死！

——我們不能白白餓死！

——我們要活！

我們要命！

要活！要命！

要活！要命！

——我們不向大營求跪！

——我們不向大營求跪！

——我們要把傢伙拿起！

——我們要把傢伙拿起！

（甲乙兩老人，聲音低弱）

挺三！挺三！

（你一向都是好的）

這幾年來上走下走

怎的就學壞了？

後生人不能亂暴！

——殺起來那還得了！

〔丙丁兩老人〕

是……是……

殺起來那還得了！

——有事總得大家商量呀！

誰不愛護祖上？

誰不愛護村鄉？

〔中年男子多人〕

唉！……………

也難怪青年人的氣火！

……………

……………

（沸騰聲）

——我們愛護土地！

——我們愛護土地！

——我們愛護土地！

——我們不能白白餓死！

——我們不能白白餓死！

——我們要活！

我們要活！

要活！要活！

要活！要活！

——我們不向大營求跪！

——我們不向大營求跪！

——我們要把傢伙拿起！

——我們要把傢伙拿起！

（大合唱——青年們由散而聚，合唱聲逐漸洪亮）
我們代代受凍，挨餓，

我們的苦難受够了！

嘆息，磕頭，討饒，

只博得別人的嘲笑！

拖着骯髒的黃臉，

緊蹙着憂怨的眉頭；

長日伴着死鬼的哀叫，

一顆血心長在暗夜中顫跳！

——哦！

——哦！

如今，我們要倒下身上的重荷！

我們要打破一切身上的鐵鎖！

我們要活！

我們要命！

要活！要命！

要活！要命！



.....67.....

呵呵！

我們要拿起我們的傢伙！

十四 六月流火

——哦！

——哦！

六月流火，

火燃燒在人門的胸膛！

——哦！

——哦！

六月流火，

火燃燒了王莊！

六月流火，六月流火！

火在天空，火在地上！

十五 警告

警告！警告！

我們怎忍收割青稻？

你大營派來的弟兄，

請上覆你們的長官吧，

你們自己親身來做！

.....69.....

警告！警告！

我們怎忍收割青稻？

稻珠就是我們的寶寶礫，

請你們想想吧，

誰忍心去向他們的肉身加軛？

.....70.....

警告！警告！

那怕一天三回五到（次——筆者）！

請上覆你們的長官吧：

我們不忍收割青稻！

這裡不能開築路道！

十六 動員了

動員了！

動員了！

（第四天）

王家莊上有了總的騷動：

看呀！

王挺三第一個背起了烏銃，

老七緊緊地抓住了鋤頭棒，

細二、細三褲帶上藏了雙關刀，

炳三的銳利的戈矛

風車般的在舞動。

舞動，舞動，舞動呀！

磨着拳，擦着掌，

百十個後生穿梭着

在溪旁，

在田壟；

每個人共有着

一付緊張，緊張的臉孔！

動員了！

動員了！

（第四天）

王家莊上有了總的騷動：

看呀！

小孩子們逃出了學堂，

在高丘，

在高岡；

婦人們一面念着菩薩，

一面又向着凹口眺望！

眺望，

眺望，

眺望呀！

那凹口站着長者的行列；

那裡谷風搖動着樹梢，

那裡有數隻烏鴉在喊叫，

喊叫！

十七 來了吧，來了！

1

「來了吧，來了！」
任誰的一句話
都能左右大家的頭；

.....74.....

大家翻過頭去：
——沒有！沒有！
清泉通過了深溝。

「來了吧，來了！」
任何的聲響
都能左右大家的頭；

大家沉默了下去：
——沒有！沒有！
誰在草地亂揮戈矛？

2

九點，十點，十點半……
敬禮，不斷的鞠躬低頭，
早稻那解主人的憂愁？

九點，十點，十點半……
太陽燒出了碧霄，
太陽也燒焦了他們的麥苗；
從衷心誕生了剎那的微笑：

「他們不來了，
奧！想是不來了！」

3

可是，可是……

一個，二個，

男的，女的，

四十多個人的長蛇呵，

在那凹上

在那斜排路邊出現了！

.....76.....

押尾的是那雄糾糾的士兵：

士兵，整整十有一人；

那長槍的尖尾呀，

刺刀閃明，閃明！

.....77.....

——啊啊！
他們來了！來了！

十八騷動

1

和氣的謙虛呀！

低聲下氣的請求呀！

可憐！可憐！

無用！無用！

父老們，可不都是廢話！

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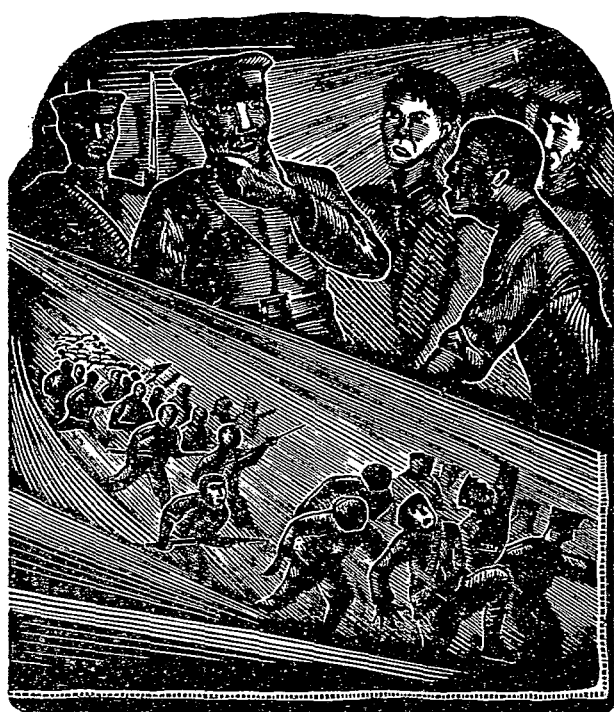
那排長的臉，

那鐵黑的面——

嚶呀！你再聽下去罷！

你再聽下去罷！

你看那狗入的小走狗，



那領隊的，那外鄉的雜種；
他也配擺架子麼？

他也配前來向我們說話麼？

——可是，可是，

你聽，他也在弔高了嗓子！

——什麼話？

『官長的命令

誰也……不敢反抗。』

哼！哼！………

噯啲！………噯啲！

那可憐的六元月薪的士兵！

（他們像似再也沒有了善良根性）

什麼「他媽的」，

什麼「丟那媽」，

你們是誰呀？

你們可忘記了

你們鄉間的父親和母親？

——來了！來了！

這真是好威勢！

上刀！

要上刀？

這狗排長，

簡直不把我們當作人！

——啊！可怕！

看，看看那刺刀上的燦明！

——什麼？是唔叱的罵！

罵吧，罵吧，

誰跟你們講交情？

可是，是誰？

誰瞎了眼睛？

你們要築公路，

你們說今天割了禾

明天就修到了這裡；

你們可沒有看見穀粒還青？

你們可記起了我們也是老百姓？

我們要活！我們也要命！

——誰呀？

——是祥四叔的聲音？

叫他們不要動手？

叫他們不要逆天？

叫他們先修那山邊？

不行呀！不行呀！

我們不要！不要！……

噯！什麼話？

『天！天！

子彈不識天！』

那走狗，那雜種！

你們有子彈

我們就沒有槍刀銃砲？

啊！啊！又來了！

聽！聽！

『上官的命令就是割不！

我們來了也就要割不！

.....下手罷！

快.....快！.....

割禾去！

割禾去！』

這狗排長，這狗東西！

真的發了割禾令！

.....好吧，看看

老子們的傢伙靈不靈！

——怎麼？

——怎麼他們不敢去呀！

不錯！割禾的可都是鄉隣！

鄉隣們，你們也來做這種事情？

啊！他們可怕那幾名狗兵呀！

你看，他們都望着兵士們的眼睛！

——好，祥四叔又踏上去阻住了！

你們癱了嗎？

你們也是耕田的，

你們的青禾叫人割了

你們可不痛心？

.....』

說得好呀！

看！他們又退潮般的退下了！

——誰？又是領隊的那雜種？

哼！又是什麼「亂黨」「反抗軍令」！

噯呀！動手了！

抓人了！

抓祥四叔了！

看！父老們都上前去了！

好吧，我們大家都出去！

——大家出去！

出去！

出去！

出去！

2

小溪裡鑽出了人頭！

田壟裡鑽出了人頭！

茅草蓬裡鑽出了人頭！

竿頭叢裡也鑽出了人頭！

王挺三是个急先鋒，

力的生力軍呀，

那有一個落後踵！

像旋風捲起了砂和石，

又像在林梢驟雨沙沙走！

是八月的海捲起了浪潮呀！

是地心爆裂大地在動搖呀！

啊呀——

天空裡熱火在照！

田野間烈火在燒！

燒！燒！燒！燒！.....

排長呀，再威武一點罷！

你，你也要害怕？

你也要顫抖？

呵！.....

砰：砰：砰：...

應着排長的命令，

兵士們開槍了！

開槍呀！

戰慄的子彈衝出了槍口！

勇敢的忿怒衝出了心頭！

挺三呵！勇敢的獅子王！

跳上去了，跳上去了！

啊啊！他抓住了那排長！

打滾呀！

奪下了他的手槍呀！

啊啊！雨點般的拳頭

落在他的肉身上！

上前！上前！上前吧！

那力的生力軍呵，

是萬馬奔騰的海浪！

是悶熱中撼地的雷響！

啊啊！.....

兩個兵士著慌了呀！

啊啊！.....

兩個兵士業已開始逃走！

逃走！逃走！逃走呀！

驚慌塞住了槍口！

逃走！逃走！都逃走呀！

誰又不愛惜自己的頭？

丟下子彈拋下槍吧，

田野的風在怒吼！

怒吼！怒吼！怒吼！

怒吼的風緊跟在身後！

——只是，奇怪呀！

你領隊的，你他鄉的雜種狗，

你可是給鬼纏住了！

渾癡癡的，渾癡癡的，

奧呀，你也敢不逃走！

癡什麼？呆什麼？

來吧！來吧！

炳三給你一個大拳頭！

你這死鬼！你這走狗呀！

我們已經受夠受够……！！

奧呀！………

殺豬般的喊叫！

噢呀！………

鮮血也流出了口！

鮮血，鮮血，鮮血！……

啊啊！遍山滿爰的鄉隣們，

你們可不必逃走！

不要逃走呀，不要逃走！

你們好好的歸去吧！

歸去！歸去！

請你們向大家說呀，

耕田的人

再也不能不硬硬骨頭！

十九 怒 潮

.....90.....

決堤的滾滾黃河水，

誰有力量去堵住？

呵呵！原始的武器在揮，在舞，
田野裡今天伸出了反抗的手！

飢餓·寒凍·苛捐·雜稅……是父是母，

一身就是疾病·悲哀·罪咎……的樞紐；

聽厭了別人的賈拐，引誘，

今天，一個抖擻

要卸倒這些千百年的重負！

誰野蠻？誰企圖非有？

(誰把黑白顛倒，模糊？)

呵呵！我們是地底的狂流，

是地底積下怒潮年載久！

是地底積下怒潮年載久，

萬斤重擔我們也曾一身擔受：

(聽！聽！誰的聲音在沸騰？——

可不是麼？可不是麼？

正義與公理的聲音在轟！在鳴！

那貫通南北聯絡的運河，

那稱雄世界的萬里長城，

可不都出自我們的巨手？

平漢線，奧漢路，

平津滬，滬杭甬，

我們的汗血可會朽？

然而，然而，

別人掌握了我們的咽喉，

別人已載走了我們的財富，

我們飢餓，我們寒凍……

我們何所有？

我們有什麼物質的享受？

我們何所有？

我們有什麼物質的享受？

（聽！聽！誰的聲音在沸騰？——

可不是麼？可不是麼？

正義與公理的聲音在轟！在鳴！）

誰誣我們不需交通道？

誰誣我們不要築公路？

由蘭州做圓心的中點，

鐵的長蛇東西南北吐，
我們的公路網

繁密賽過那蜘蛛；

我們駕起時代的霧，

奪過那別人手裡的引擎，

緊握着我們自己的引擎，

（滾開！滾開！你們甜言的引誘！）

我們的引擎我們自己來左右，

一切交通，交通歸給我們掣肘！

一個時候，——我們的土地，

土地一切公有，我們間沒有私主，

我們自己修好公路來

贈送給我們自己的政府，

我們為政府，為自己而勞働，

有功我們的是我們的始祖，

我們本身即是撐天柱，
太地上逃跑了陰靈和神父！
（呵！你地下靜睡着的祖宗，
你們總高與你們的子孫得救，
你們活了一輩子可沒有自由！）
在廢墟的神廟，地墳上，
汽笛吹奏起前進前進的歌譜，
起重機正似助勇的戰鼓！
——呵呵！滾開！滾開！
如今的你們的腐了的肺腑：
你們這些賊古！
你們這些屠夫！
你們這些狼虎！
滾開，滾開吧，
你們這些魔鬼的手！

滾開，滾開吧，

你們這些魔鬼的手！

（聽！聽！誰的聲音在沸騰？

可不是麼？可不是麼？

正義與公理的聲音在轟！在鳴！）

請問：你們可是前來鋪築文明的路？

可是爲着交通？

可是爲着我們的鄉土的富庶？

可是爲着全國的福祚？

可是爲着整個億萬大眾

必須急把我們少數的嘴巴封固？

可是爲着我們私有了過多的田土

理當忍讓，犧牲某一部？

——是誰？誰的面皮厚過大屁股？

誰不曉得你們假借名義想揩油？

誰不曉得你們只要我們的萬金去贖贖？

誰懂得這個天年誰是匪？

誰不曉得轉個眼

匪就是我們的父母和兄弟？

轉個眼你們就派大兵來，

轉個眼子彈就穿進了我們的胸脯裡！

誰？誰方便你去殺窮人？

誰？誰方便你們以田土？

誰不曉得你們偷天換日強為主？

別人高舉起正義的鐮和斧；

你們却千方百計去屠戮，捕虜；

別人銳意地在建設，教民禦侮，

你們却拚命攻打，四面佈下毒弩；

你們斷絕了別人的鹽食米穀，

你們斷絕了別人的藥料・用品・衣服，
你們一手建造起人類的罪窖，

你們讓別人嚥下了萬千憤怒，

（鐵流啊，到頭人們壓迫你滾滾西吐，

鐵流啊，如今，蟠過高山，流過太地的胸脯，

鐵的旋風捲起了塞北沙土！

鐵流啊，逆暑披風，

無限的艱難，無限的險阻！

嚥下更多量數的苦楚裡的憤怒，

鐵流的到處啊，建造起鐵的基礎！）

你們可曉得，可曉得

你們已迫別人醞釀起更生的鼓舞；

——呵呵！你們的肉身早已賤估！

你們的靈魂早已醜腐！

滾開滾開吧！

你們的穢足不要踏上我們的淨土！

滾開，滾開吧！

你們的穢足不要踏上我們的淨土！

我們執着槍，

我們也執着原始的打鳥銃，

我們的刀鋒不怕不露光芒，

我們的梭標不怕已有黃鏽，

我們的木棍不怕沒有大砲粗，

我們的武器不怕只够個別的

跟你們的生命打賭。

我們不是少數：

一村•一鎮•一縣•一省•一國，

一廠•一城•一市•……

我們的陣線是億萬重壓下的貧苦！

像決堤的黃河水，

誰有力量去攔堵？

像海洋的浪，

澎湃洶湧着的是我們的隊伍。

今天，田野裡伸出了

百十隻反抗的手，

壓搾機下人們掀起了鐵堅的首；

是時代的怒吼！

是時代的動能的前奏！

力的喊叫捲起了一切古舊，

時代的馬達轟動了！

啊啊！時代末的決戰的戰鬥！

啊啊！時代末的決戰的戰鬥！

咆哮了的是大地！

.....100.....

震盪着的是宇宙！

銃炮干戈，……

長矛短刀，……

（怒潮呼號！

怒潮呼號！）

安排好了鬭爭的馬達的臟腑，

田野裡，挺三的一群

整隊地走過，

鬭爭的馬達的臟腑裡，

唱出了戰鬭的歌！

（怒潮號號！

怒潮號號！）

二十 潛 逃

.....101.....

世界著了火，

舊的世界難過這難橋！

地球碰着了彗星，

舊的世界行將粉碎了。

（儘管青年人的胸懷裡

捲起了風狂雨暴，

儘管古舊的武裝

奏出了時代的前進歌調。）

老頭子們的兩腳

戰戰兢兢地，顫搖，顫搖！

——官長……官長……官長……

抱住了裝死的敵人，

敵人也當作親人叫！

特別是煙氣中衝了出來的鄉長，

一顆甜暢的心

更忽的變作皮毯般地跳：

（世界著了火，

舊的世界難過這難橋！

地球碰着了慧星，

舊的世界行將粉碎了！）

——造叛，革命，亂暴，

——刑罰，畏縮，恐怖，

多年的積慮應驗一朝；

一朝，女陶氏煉丹難補老天的破漏，

一朝，精衛鳥啣石難填大海的怒潮！

——官長！官長！官長！……

請你的海量寬饒！.....

劊子手被當作肉菩薩，

一張口不住地顫，不住地抖，

（排長不作聲，

鄉長的冷汗驚出了！）

多年的積慮歷驗一朝，

三十六計中上計是走。

生活把我們鄉長教聰明了：

召集老輩的會議是脫身的善後，

自己前往乞求局長便是潛逃的心竅，

鄉長左左右右畫了個卯，

鄉長，鄉長暗藏着煙槍外出了！

二十一 入晚時分

同日的下午七點鐘：

迴光一度的把大地燒紅，
霞踪被淘汰了在空中；

數顆星星 惺忪，

睜開了久被太陽征服的眼

田野間颯吹着臭日焦的熱風；

山凹口傳來了一聲喇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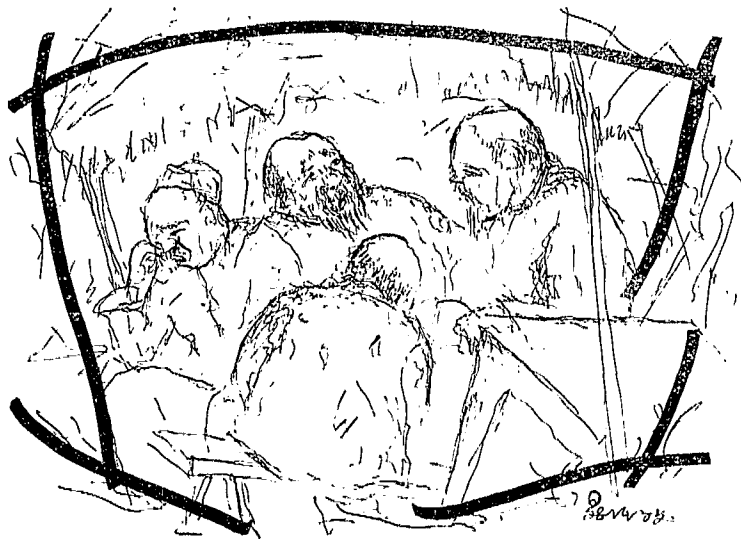
忽的全村轟動！轟動！

——「大營來了」！

——「大營來了」！

快脚三到處喊叫

老婦人連牙根也打起了顫抖；



懷裡的嬰孩，炯起了驚駭的眼睛，
靈敏的小狗被嚇得

搖起了尾巴，呆了！

父老們一個一個在聚合，

（牙在抖！腳在搖！）

迎候着，等在岔路口。

依靠着真情的血淚，

他們想要感動武人的心頭；

淚水雖然托不住堅心，

淚海結成了冰山時，

冰山上可架得起恐怖的難橋；

爲要渡過這恐怖的難橋，

他們要忍受下十倍的煎熬，

他們要獻出最後一分一厘的脂膏。

可是，可是，

那士兵，那魔鬼的行列，
被煽動起的恨毒

早已在心中纏絞：

一望見父老們，

二百多名士兵

就像急於捕鼠的貓，

一聲命令，

子彈早溜出了槍梢。

「砰！砰！砰！」的聲裡，

跟着是「殺」！是「衝」！

刺刀的搖幌，人的躍跳！

那喇叭，一聲聲，一句句，

「凄凄凄！凄凄凄！……」

地府的閻君也幾乎要塞住耳朵了。

看！看！看！

子彈在嘯，子彈在嘯！

穿過火熱的胸脯，

射過腹，射過腰，

射過大腿，射入了屁股，

年高的老六叔公倒下了！

罕有出門的正清叔倒下了！

王祥四，仁七伯，俊仁五.....

奧奧！那一個獨自能逃掉？

『噯喲！.....爾媽媽呀！.....』

『噯喲！.....爾媽媽呀！.....』

聲的顫慄，肉的掙扎，

奧奧！呻吟·掙扎又代替了喊叫！

火星在父老們眼裡迸！

世界在頭腦上轉，旋！

刀在搖，彈丸在嘯！

山在跑，大地在吼！

房屋·墳墓·田野·溪溝……

在面前噲，跑走！跑走！

——大地儲藏起

一切罪惡與醜劣：

早稻的顫慄，

人的呻吟，

溪流的潺湲！

槍聲的拍拍，……

滙合着，滙合着！

高山上打下來了

黯黯的夜幕。

二十二 夜

1

夜，

高空，

流星在飛，

低空，

火箭在射，

新月在睥睨。

星星，

應着下界的槍聲，

銃聲，

吶喊聲”

奔逃的騷擾聲，

慄慄地
眨着眼睛，
長掛着淚的晶簷。

田野間，
屋角頭，
挺三的一影
心頭裂出了火。
槍在射，
刀在幌，
梭標在舞，
人在地下蹲倒，
憤怒中埋沒了自我！

雷般地，

.....111.....

野獸殺地，

營長在暴跳！

在怒叫！

密密的排槍的聲響中，
機關槍又活動起來了：

對準田段，

對準屋前屋後，

火花，在黑暗中

閃耀，

掃射過低垂的早稻，

掃射過農民的低樓；

金光，在泥牆上

迸出了火花，

金光，又在瓦堆上

碰出了音頭。

積草堆上被放起了火，
桁桷上送出了「白白」的爆跳，
天空中捲起了黑的煙頭；
紅的火簍衝入了黑穹
黑穹在破漏，破漏了！
哦！
疼！
哦！
慌！

弟兄們站了起來，

「噯喲！.....」

「噯喲！.....」

弟兄們的肉身

被子彈找到了進口了。

『伏下，伏下，

向後山爬走！』

（挺三制止着，

指揮着：

走喲！

拖着受傷的兄弟走！

走喲！

我們的勝利在後頭！

2

夜，

(月落了，)

(火箭也射完了。)

流星在飛，

流星在飛！

星星，

熟悉了下界的槍聲，

銃聲，

吶喊聲，

太地的吼聲，

奔逃的騷擾聲，

森林裡的風號聲，

大膽地

睜開了大的眼睛：

誰？

誰的士兵？

——誰去通了風？

——遠方，四郊，

來了應援，

來了襲擊了！

這裡一陣稀疏的排槍，

撼地的喊叫；

那邊又一陣密密的鞭炮聲，

震天的喧擾！

——火把中

鮮明的大旗在飄搖！飄搖！

誰？

翻箱倒匣中

誰不嚇了一跳？

（聽！

槍聲猛烈了！

人馬逼近了！）

——報告！

——報告！

匪兵來了！

幾處有大旗，

幾處有騷擾，

人數不知多少！

（集隊，

喇叭在叫。

——鎮定！

——李連押後！

黑的影子

向着凹口溜走！

哦！

殺！

哦！

殺！

官兵只過了一半，

一聲吶喊，

誰的天兵又湧出了

冷森森，

兩山高聳的凹口？

哦！

殺！

哦！

殺？

——兄弟不打兄弟！

——兄弟們！掉過槍頭來！

——只要軍官的頭顱！

——兄弟們！掉過槍頭來！

（星星，

膽怯了！

凹口，

冷風捲起了血腥，

凹口：

無數的幽靈在喊叫了。

——辭去看班的職責吧！

.....119.....

星星，

他預備向夜神乞饒。

二十三 晨

黑暗向着地底躲藏，

另一天，

太陽又射出了

六月的火，

涼風

又捲起了稻浪。

像海波衝向岸，

衝到了山麓

又一一消亡。

小綠旗

被踏進了泥漿，

.....121.....

傾斜的，
殘剩的插竿上
小青島在跳，
在唱。
天際，
有農田裡沖起的
雲雀
在飛，
在飛；
天空裡
畫出了
長長的
浪，
浪！
浪！

浪！

只是，

農民們多了無數的友軍，

人們更添多了一付

鬪爭的心臟，

永遠離絕了

沉靜，

兩個農民

在四口瞭望，

一個站在高岡，

手裡的槍發着亮。

除了鄉長

早已逃走，



除了稍爲有錢的
準備逃匿他鄉；

王家莊裡的

老老幼幼，大大小小

都起來了：

鐵黑的手

要建造起鐵黑的城牆，

每一顆赤心，

爲着時代，

共着時代

「生存」或「死亡」！

二十四 六月流火

——尾聲——

六月流火！

六月流火！

火在天空，

火在地上！

火燃燒了王莊！

火蔓延在各村落上！

六月流火！

六月流火！

火在天空，

火在地上！

火照耀着稻球金黄！

火将烧出了新生命的辉煌，

辉煌！

關於「六月流火」

決不是學時髦，我之所以寫此長篇故事詩；因為在中國它尙未有足供前車的姊妹。但是，也決不是我個人的癖性。固執，向我們作了客觀的要求的是時代，動亂多難中萬千的光怪陸離而又總歸於一的時代。

剝那的印象的表現，局部的具象的現實的描摹，誠然，短詩更有其所依靠而發展的根基；而實際上位於「文學之王」的詩歌，說是必得把曝露現實的責任讓於小說，把詩歌之預言社會，指導社會，鼓舞社會的職責僅依賴於一些神經質般的簡短的詩句，不待說，在收效上是缺乏，而在我們的職責上，那是詩人的職責的背違。

最新的新現實主義着重於事體的發展的過程而不只是表面的現象的描摹。要觀察・體認・了解現實，決不僅在抓住某一社會現實的現象。爲着精鍊，爲着某一現象的形象化，誠然，我們需要簡潔，不使有累贅的拖長，而大的題目之決不被概括於三言兩句；那是顯明的事體。

假如我們要來歌詠錢流群的西征北伐，不用說，我們不只描述其勇敢的勝利，我們

決不能忘記種種困境裡的情緒的提起。對於士兵，對於上級的指揮，對於百姓們的歡迎、接濟等等，我們的腦海裡也決不能不十分牢記。——請問，這一種偉大的史詩，寫起來是不是一篇起碼千行以上的敘事詩體？

人們將會說，這該當由小說家去辦理吧？

我承認，小說家並不是不能把這種龐大的擔子擔起，而我們却不能否認，詩是感情的結晶，詩的表現必能更加把讀者的熱情鼓起。蘇俄的「鐵流」，雖然是小說，而曾被稱為「史詩」，那是必然的道理。

在現今，偉大的時代下包含了偉大的現實，誰說我們不該當用詩來作整個的表現，誰說我們不該當來開發長篇的敘事詩·故事詩·史詩一類的東西呢？

我很慚愧，由於我的技術的貧弱，我害怕會影響到正在開發中的長篇故事詩·敘事詩·史詩的建立；雖然，「六月流火」是前無姊妹，「山」因為前無姊妹，我不能不付與擔心。

但是，我極可以告無罪於大家，我相信，對於它，我會用盡了我的「能」與「所能」，我寫它是比寫任何一篇短詩都來得虛心。

自從我於去年回到鄉下，我聽取了這個作爲「六月流火」的底子的悲慘的故事；我曾經屢次企圖爲它作一攝寫。可是，當時是老是沒有適當的機會，到頭是延長到了今年的暑期。

由開筆算起，我決不欺騙大家，「六月流火」之所以成爲今日的「六月流火」，起碼，根本的翻造都已有了三次。每一次的翻造前，我必容納大批的朋友們的意見，一如什麼地方多了冗長的對話，什麼地方要再作技術的處理；一如全部缺乏抒情成份；一如整個的造句的呆滯，缺乏複雜的語彙；……這些，我都一一記取。

最先，雖然是分章，而每章不設章題，一章便含了許多的主意。直到後來，這才逐漸加上了章題，集中於局部的處理。最先，敘述多過表現。歌唱；以後，這才加上了大衆合唱，注意到了適當的表現緊張情緒。最先，農民的舊的根性過於濃厚，沒有充分表現大時代下的農村動亂的主題；最後，這才把「怒潮」一章附上，而把其他不十分調和的東西刪去。

翻造中，我領會了「六月流火」之對於我本身的意義。每一次的翻造，雖然這是含了相當的痛苦的堅忍，我總更加明白了作爲一個時代的詩人決不是可以輕意。

直到最後，我感到了這已是到了應該就教於大衆的機會，——再斤斤於不必要的浪

費，那是不如再行着手別的主題。

於是，縱使我明白了五年來的心血可以被人一筆罵殺，數月的時間的消磨，決不值有閒文士們的掛嘴；在朋友們的熱的鼓勵，真誠的援助下，我爲它作了出版的籌備。

出版，那不過是說：大家都有了直接或簡接的對於它的批判的機會。在我自己，我相信，我決不是印出一本詩集來，預備在詩壇上招搖撞騙下去！

我準備容納：克服一切失敗，在失敗上我會又完成了我的第二部長詩，而接着第二次的失敗，第三部又重新寫起。

開於「六月流火」四字，我得多謝郭沫若先生爲我作了如下的指示：

「七月流火」這句古語，是說七月間火星在天上流，這個火星是心星，西洋名的蠍座（Scorpio），你的詩中仿用它，把它當成普通的火字在用，似乎應該斟酌。

但是，詩經上的「七月流火」所寫的是入秋的漸涼天氣，而這裡所用的「六月流火」，我想，就當作比七月更熱也非不宜。

我本無意擬古，最先，因爲出事的時候是陰曆六月，而由於六月的太陽的酷熱，想到了大地的「出火」，然後，由「出火」而變作「流火」的。

「七月流火」跟「六月流火」好像一個是天，一個是地。唯一經郭先生的解說，倒好像更加有了詩意。

其次，我不能不多謝秋田雨雀先生。作爲「六月流火」之在異國的居留地產生・印刷・出版的紀念，秋田雨雀先生的題字是極有一種難於解說的意義。

而，洪葉先生爲我作了封面的圖案；新波先生爲我作了剪影，刻了木刻；黃鼎先生爲我作了漫畫：從衷心，我表示我的感謝。——大時代下，一個一個地，我們該當合作在一起！

蒲 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日於東京。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六 月 流 火

長 故
篇 詩 事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付印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廿五月初版

定價大洋五角五分

著 者

蒲 風

發 行 者

東京市杉並區高圓寺
黃 飄 霞

五丁目八八七番地（五味方）

印 刷 者

東京市神田區神保町一ノ瓦
渡 邊 印 刷 所

代 售 處

上海北四川路底
內 山 書 店

782

44127

5